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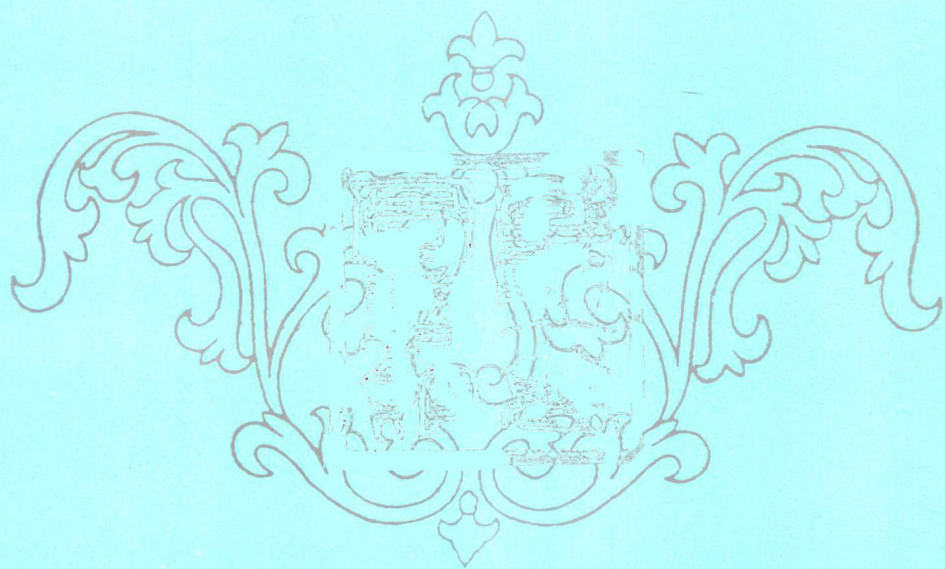
老舍小说全集

1

长文艺出版社

老舍小说全集

第一卷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鄂新登字 05 号

老舍小说全集

(第一卷)

舒 济 舒 乙 编

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·发行

(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
文字六〇三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2.5 印张 7 插页 275000 字

1993 年 1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 月第 3 次印刷

印数：8001—13000

ISBN 7—5354—0972—5

I·820 定价：22.50 元(简装)





一九三九年于重庆



一九二八年于伦敦



一九五四年写作时所照

老張的哲學

舒慶春

第一

老張的哲學是「一本位而三位一體」的他的宗教是三種：回、佛、儒。是三種：兵、商、官。語是三種：官話、奉天話、山東話。他的……三種：他的……三種：甚至於洗澡平生也只有三次洗澡固然是件小事，可是為了「洗澡」的行為與思想，倒有說明之必要。

老張平生只洗三次澡：第一次是經執行其後一次至今還沒有入教，斷定是否實現，雖然他現在八人是「預言家」的中國，第一次是他生下來的第三天由收生婆把那時候無知無識的他，像小老鼠似的放在銅盆裏洗的，第二次是他結婚的前一夕，自動的到清水池邊洗的，這次洗了兩週圓的花費，至今還在賬本上寫着，這是老張的歷史上是毫無可疑的事實，至於將來的一次呢？看多數預言家的推測。

殷者執行，一定是洗澡的簡言之就是「洗澡」。

洗澡是回教的風俗，老張是否相信哈真蘭呢？答這個問題似乎應當側重經濟方面，較近於現實，說若老張「嗚呼哀哉何難」之日，正是辛卯信銀低落之際，那就不難定他的遺囑有「按照回教預備六小件一海盤的「預置教席」之傾向，（自然慣於吃酒席的親友，也可以借此換一頓口吻），而洗澡問題說可以附帶解決矣。

不過，十年，二十年，或三十年後肉價的漲落，實在不為有精密的推測，況且現在老張精神上既無死志，體質又看不出頹唐之象，於是星相家推定老張尚有十年，二十年，或三十年之壽命，與斷定十年，二十年，或三十年後肉價之增減，有間接之不妥。

豬肉貴而羊肉賤則回教羊肉都貴則佛，辟劣之時則

一九二六年七月《老張的哲學》在《小說月報》第十七卷第七号开始连载

一

一九二八年四月商務印書館《趙

子曰》初版本書影

趙子曰 老舍著

第一卷说明

本卷收入《老张的哲学》、《赵子曰》两部长篇小说。

《老张的哲学》是在 1925 年至 1926 年间于伦敦写成。发表于 1926 年 7 月至 12 月《小说月报》第 17 卷第 7 号至第 12 号。商务印书馆 1928 年 1 月初版。

《赵子曰》是在 1926 年于伦敦写成。发表于 1927 年 3 月至 11 月《小说月报》第 18 卷第 3 号至第 8 号、第 10 号至第 11 号。商务印书馆 1928 年 4 月初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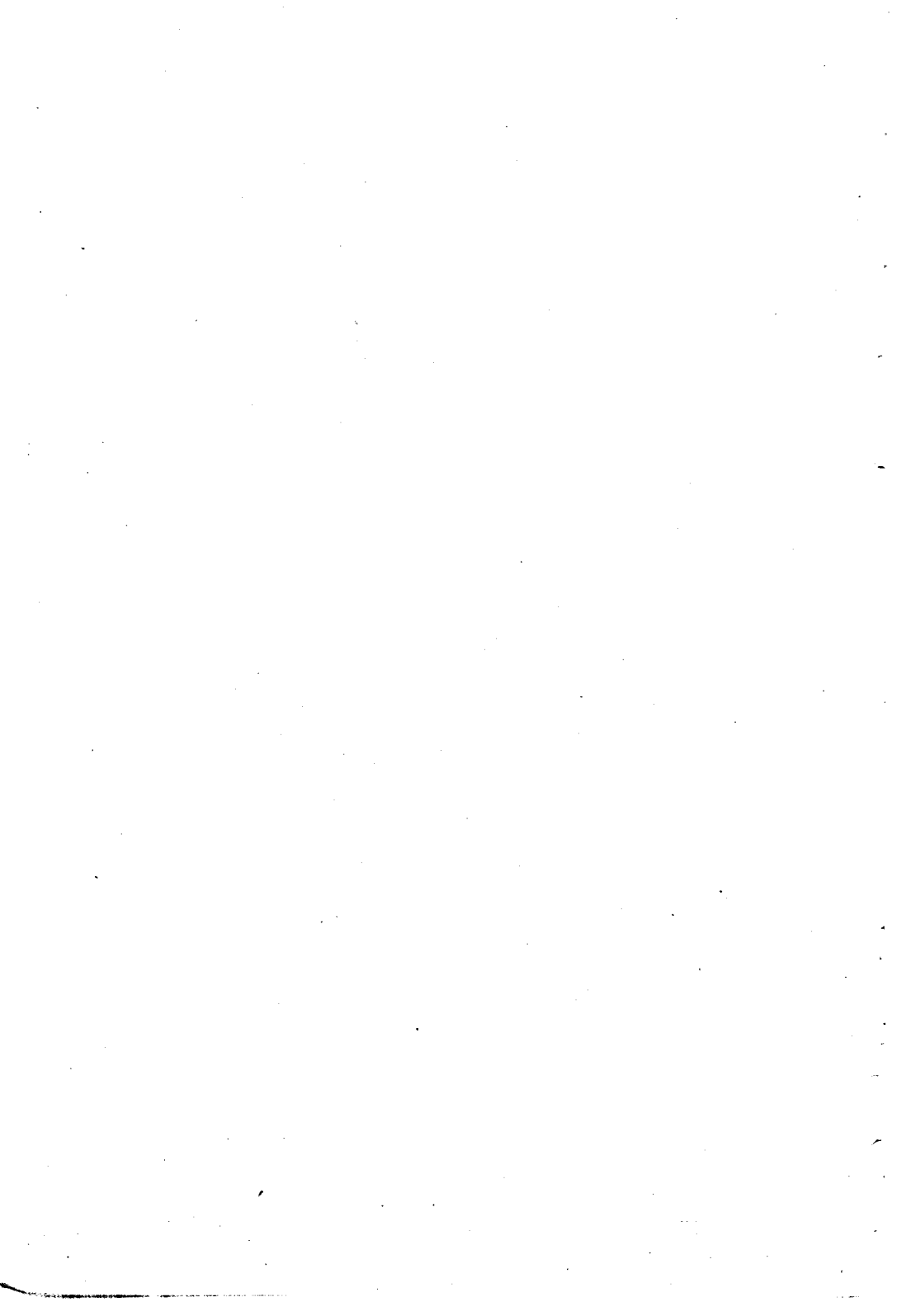
以上作品，收入本卷时都根据初版本校勘，并增加一些必要的简注。

第一卷 目录

老张的哲学.....1

赵子曰.....201

老张的哲学



第 一

老张的哲学是“钱本位而三位一体”的。他的宗教是三种：回，耶，佛，职业是三种：兵，学，商。言语是三种：官话，奉天话，山东话。他的……三种，他的……三种，甚至于洗澡平生也只有三次。洗澡固然是件小事，可是为了解老张的行为与思想，倒有说明的必要。

老张平生只洗三次澡：两次业经执行，其余一次至今还没有人敢断定是否实现，虽然他生在人人是“预言家”的中国。第一次是他生下来的第三天，由收生婆把那时候无知无识的他，像小老鼠似的在铜盆里洗的。第二次是他结婚的前一夕，自动的到清水池塘洗的。这次两个铜元的花费，至今还在账本上写着。这在老张的历史上是毫无可疑的事实。至于将来的一次呢，按着多数预言家的推测：设若执行，一定是被动的。简言之，就是“洗尸”。

洗尸是回教的风俗，老张是否崇信默哈莫德呢？要回答这个问题，似乎应当侧重经济方面，较近于确实。设若老张“呜乎哀哉尚飨”之日，正是羊肉价钱低落之时，那就不难断定他的遗嘱有“按照回教丧仪，预备六小件一海碗的清真教席”之倾向。（自然惯于吃酒吊丧的亲友们，也可以借此换一换口味。）而洗尸问题或可以附带解决矣。

不过，十年，二十年，或三十年后肉价的涨落，实在不易有精

密的推测；况且现在老张精神中既无死志，体质上又看不出颓唐之象，于是星相家推定老张尚有十年，二十年，或三十年之寿命，与断定十年，二十年，或三十年后肉价之增减，有同样之不易。

猪肉贵而羊肉贱则回，猪羊肉都贵则佛，请客之时则耶。

为什么请客的时候则耶？

耶稣教是由替天行道的牧师们，不远万里而传到只信魔鬼不晓得天国的中华。老教师们有时候高兴请信徒们到家里谈一谈，可以不说“请吃饭”，说“请吃茶”；请吃茶自然是西洋文明人的风俗。从实惠上看，吃饭与吃茶是差的多，可是中国人到洋人家里去吃茶，那“受宠若惊”的心理，也就把计较实惠的念头胜过了。

这种妙法被老张学来，于是遇万不得已之际，也请朋友到家里吃茶。这样办，可以使朋友们明白他亲自受过洋人的传授，至于省下一笔款，倒算不了什么。满用平声仿着老牧师说中国话：“明天下午五点钟少一刻，请从你的家里走到我的家里吃一碗茶。”尤为老张的绝技。

营商，为钱；当兵，为钱；办学堂，也为钱！同时教书营商又当兵，则财通四海利达三江矣！此之谓“三位一体”；此之谓“钱本位而三位一体”。

依此，说话三种，信教三样，洗澡三次，……莫不根据于“三位一体”的哲学理想而实施。

老张也办教育？

真的！他有他自己立的学堂！

他的学堂坐落在北京北城外，离德胜门比离安定门近的一个小镇上。坐北朝南的一所小四合房，包着东西长南北短的一个小院子。临街三间是老张的杂货铺，上自鸦片，下至葱蒜，一

应俱全。东西配房是他和他夫人的卧房；夏天上午住东房，下午住西房；冬天反之；春秋视天气冷暖以为转移。既省凉棚及煤火之费，长迁动着于身体也有益。北房三间打通了隔段，足以容五十多个学生，土砌的横三竖八的二十四张书桌，不用青灰，专凭墨染，是又黑又匀。书桌之间列着洋槐木作的小矮脚凳；高身量的学生，蹲着比坐着舒服；小的学生坐着和吊着差不多。北墙上中间悬着一张孔子像，两旁配着彩印的日俄交战图。西墙上两个大铁帽钉子挂着一块二尺见方的黑板；钉子上挂着老张的军帽和阴阳合历的宪书。门口高悬着一块白地黑字的匾，匾上写着“京师德胜汛^①公私立官商小学堂”。

老张的学堂，有最严的三道禁令：第一是无论春夏秋冬闰月不准学生开教室的窗户；因为环绕学堂半里而外全是臭水沟，无论刮东西南北风，永远是臭气袭人。不准开窗以绝恶臭，于是五十多个学生喷出的炭气，比远远吹来的臭气更臭。第二是学生一切用品点心都不准在学堂以外的商店去买；老张的立意是在增加学生爱校之心。第三不准学生出去说老张卖鸦片。因为他只在附近烟馆被官厅封禁之后，才作暂时的接济；如此，危险既少，获利又多；至于自觉身分所在不愿永远售卖烟土，虽非主要原因，可是我们至少也不能不感谢老张的热心教育。

老张的地位，村里的穷人都呼他为“先生”。有的呢，把孩子送到他的学堂，自然不能不尊敬他。有的呢，遇着开殃榜，批婚书，看风水，……都要去求他，平日也就不能不有相当的敬礼。富些的人都呼他为“掌柜的”，因为他们日用的油盐酱醋之类，不便

① 德胜汛，“汛”读“训”，清时北京军队或防地名称。“德胜汛”即驻防德胜门外的军队。北京入民国后，仍沿用各汛名称。北郊德胜门外仍称“德胜汛”。

入城去买，多是照顾老张的。德胜汛衙门里的人，有的呼他为“老爷”，有的叫他“老张”，那要看地位的高低；因为老张是衙门里挂名的巡击。称呼虽然不同，而老张确乎是镇里——二郎镇——一个重要人物！老张要是不幸死了，比丢了圣人损失还要大。因为那个圣人能文武兼全，阴阳都晓呢？

老张的身材按营造尺是五尺二寸，恰合当兵的尺寸。不但身量这么适当，而且腰板直挺，当他受教员检定的时候，确经检定委员的证明他是“脊椎动物”。红红的一张脸，微点着几粒黑痣；按《麻衣相法》说，主多材多艺。两道粗眉连成一线，黑丛丛的遮着两只小猪眼睛。一只短而粗的鼻子，鼻孔微微向上掀着，好似柳条上倒挂的鸣蝉。一张薄嘴，下嘴唇往上翻着，以便包着年久失修渐形垂落的大门牙，因此不留神看，最容易错认成一个夹馅的烧饼。左脸高仰，右耳几乎扛在肩头，以表示着师位的尊严。

批评一个人的美丑，不能只看一部而忽略全体。我虽然说老张的鼻子像鸣蝉，嘴似烧饼，然而决不敢说他不好看。从他全体看来，你越看他嘴似烧饼，便越觉得非有鸣蝉式的鼻子配着不可。从侧面看，有时鼻洼的黑影，依稀的像小小的蝉翅。就是老张自己对着镜子的时候，又何尝不笑吟吟的夸道：“鼻翅掀着一些，哼！不如此，怎能叫妇人们多看两眼！”

第 二

那是五月的天气，小太阳撅着血盆似的小红嘴，忙着和那东来西去的白云亲嘴。有的唇儿一挨慌忙的飞去；有的任着意偎着小太阳的红脸蛋；有的化着恶龙，张着嘴想把她一口吞了；有的变着小绵羊跑着求她的青眼。这样艳美的景色，可惜人们却不曾注意，那倒不是人们的错处，只是小太阳太娇羞了，太泼辣了，把要看的人们晒的满脸流油。于是富人们支起凉棚索兴不看；穷人们倒在柳荫之下作他们的好梦，谁来惹这个闲气。

一阵阵的热风吹来的柳林蝉鸣，荷塘蛙曲，都足以增加人们暴躁之感。诗人们的幽思，在梦中引逗着落花残月，织成一片闲愁。富人们乘着火艳榴花，茧黄小蝶，增了几分雅趣。老张既无诗人的触物兴感，又无富人的及时行乐；只伸着右手，仰着头，数院中杏树上的红杏，以备分给学生作为麦秋学生家长送礼的提醒。至于满垂着红杏的一株半大的杏树，能否清清楚楚数个明白，我们不得而知，大概老张有些把握。

“咳！老张！”老张恰数到九十八上，又数了两个凑成一百，把大拇指捏在食指的第一节上，然后回头看了一看。这轻轻的一捏，慢慢的一转，四十多年人世的经验！

“老四，屋里坐！”

“不！我还赶着回去，这两天差事紧的很！”

“不忙，有饭吃！”老张摇着蓄满哲理的脑袋，一字一珠的从

薄嘴唇往外蹦。

“你盟兄李五才给我一个电话，新任学务大人，已到老五的衙门，这就下来，你快预备！我们不怕他们文面上的，可也不必故意冷淡他们，你快预备，我就走，改日再见。”那个人一面擦脸上的汗，一面往外走。

“是那位大……”老张赶了两步，要问个详细。

“新到任的那个。反正得预备，改天见！”那个人说着已走出院外。

老张自己冷静了几秒钟，把脑中几十年的经验匆匆的读了一遍，然后三步改作两步跑进北屋。

“小三！去叫你师娘预备一盆茶，放在杏树底下！快！小四！去请你爹，说学务大人就来，请他过来陪陪。叫他换上新鞋，听见没有？”小三，小四一溜烟似的跑出屋外。“你们把《三字经》，《百家姓》收起来，拿出《国文》，快！”

“《中庸》呢？”

“费话！旧书全收！快！”这时老张的一双小猪眼睁得确比猪眼大多了。

“今天把国文忘了带来，老师！”

“该死！不是东西！不到要命的时候你不忘！《修身》也成！”

“《算术》成不成？”

“成！有新书的就是我爸爸！”老张似乎有些急了的样子。“王德！去拿扫帚把杏树底下的叶子都扫干净！李应！你是好孩子，拿条湿手巾把这群墨猴的脸全擦一把！快！”

拿书的拿书；扫地的扫地；擦脸的擦脸；乘机会吐舌头的吐舌；挤眼睛的挤眼；乱成一团，不亚于遭了一个小地震。老张一手摘黑板上挂着的军帽往头上戴，一手掀着一本《国文》找不认

识的字。

“王德！你的字典？”

“书桌上那本红皮子的就是！”

“你瞎说！该死！我怎么找不着？”

“那不是我的书桌，如何找得到！”王德提着扫帚跑进来，把字典递给老张。

“你们的书怎样？预备好了都出去站在树底下！王德快扫！”老张一手按着字典向窗下看了一眼。“哈哈！叫你扫杏叶，你偷吃我的杏子。好！现在没工夫，等事情完了咱们算账！”

“不是我有意，是树上落下来的，我一抬头，正落在我嘴里。不是有心，老师！”

“你该死！快扫！”

“你一万个该死！你要死了，我把杏子都吃了！”王德自己嘟囔着说。

王德扫完了，茶也放在杏树下，而且摆上经年不用的豆绿茶碗十二个。小四的父亲也过来了，果然穿着新缎鞋。老张查完字典，专等学务大人驾到，心里越发的不镇静。

“王德！你在门口去了望。看见轿车或是穿长衫骑驴的，快进来告诉我。脸朝东，就是有黄蜂螫你的后脑海，也别回头！听见没有？”

“反正不是你脑袋。”王德心里说。

“李应！你快跑，到西边冰窖去买一块冰；要整的，不要碎块。”

“钱呢？”

“你衣袋里是什么？小孩子一点宽宏大量没有！”老张显示着作先生的气派。